

愛倫堡著

我們的春天



東北書店印行

我們的天

愛倫堡著

東北書店印行

目錄

作者小傳

依里亞·愛倫堡

吃人的生番，希特勒的臉譜

莫索里尼的本領

劊子手和他的走卒們

希特勒匪徒的獸性

劊子手的工廠

六月

庫爾斯克的『新秩序』

他們將被迫償還

頓河在召喚

(四六)

(四三)

(三七)

(三〇)

(二四)

(一八)

(一五)

(一四)

(九)

(一)

(一)

我們的箴言：『前進！』……………（五〇）

要繼續反攻下去……………（五三）

我們的春天……………（五六）

歐洲的遭遇……………（五八）

法蘭西人民的血……………（六六）

巴黎……………（七一）

他們眼望着東方……………（七七）

新的巴別城……………（八一）

綢子和風子……………（八五）

當我想到勝利……………（八八）

墨水和鮮血……………（九一）

黑人在『自由美國』……………（一〇二）

自然的法則……………（一〇九）

在波蘭……………（一二〇）

和平之星……………（一二一）

依里亞·愛倫堡

I·麥斯基

依里亞·愛倫堡在兩方面佔有現代蘇聯文學中的特殊地位。

第一，做為一個作家，愛倫堡不僅以蘇聯，也以西歐為其背景。他生長在莫斯科，但他底寫作生涯最有價值的部份是在西歐，尤其是在法國過了的。愛倫堡深情地愛着並理解着蘇聯，而且他把同樣的愛與理解給予法國和捷克；這引起許多批評家相信：愛倫堡比起算做一位蘇聯作家，更應當算一個西歐作家。偉大的愛國戰爭是真正的考驗。當蘇聯遭遇到嚴重的磨難時，這就對誰都清楚明白了：愛倫堡原是名符其實的蘇聯作家。愈危難愈堅強，這種蘇聯人的特質顯著地體現在愛倫堡身上。沒有別人，唯獨愛倫堡成了穿上軍人大衣的戰時蘇聯底象徵。他變成蘇聯的號筒，向全世界通報蘇聯的思想和意志。但是，在這同時，愛倫堡仍繼續理解着並愛着歐洲。這裏我們必須說清楚：愛倫堡很難免地，在目前他是不能愛整個的歐洲了，他愛着除掉德國的那個歐洲。在進行理解這位作家的品德，這是一點。

第二，愛倫堡是一位山裏的勇武之士，他屬於那海涅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曾描寫過的「精神底騎士」階級。

他底某些讀者，甚至關於愛倫堡是一位藝術家，還是一位政論家，還沒有最後確定。這是何等奇

怪的問題！愛倫堡自然是位藝術家，我們主張此說的理山，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小說家，是巴黎陷落^二的作者。請讀一讀他的任何作品，他能用少許的語言，簡明的筆觸，描畫出一幅在你面前清楚可見的圖像，他能描寫一種令人難忘的性格，這便是這位藝術家的奧秘。

但是愛倫堡不止是藝術家，他是一名戰士。他是他底時代的孝子，對於這時代的一切苦痛與快樂他是敏感的。他有偉大溫厚的心和至為深情的信念——一種明確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信念。他底信念是行動的，向前進的；他準備為這信念戰到最後一滴血。這就是為什麼愛倫堡不願避開我們時代底大風浪，不願使自己退避在自我中心的世界裏，而以一種藝術家極度完美的品德勤苦工作的緣故。愛倫堡在鬭爭中是非常專心致志，非常熱烈與急切的。他沒有時間去想到那純藝術工作底花邊和漂亮的羽毛，他奮不顧身的投身於激烈的鬭爭中。今日的劇烈的現實正闖進他底精神的實驗室裏，並要求立即的回答，這就使得愛倫堡又逐漸成爲一個政治的新聞記者。

但是，藝術家的呼聲尚未靜止，初看起來，所有這些合成一個異常相反的結果，但在愛倫堡，這種種因素却能諧和於最優美的文學效果之中。他報紙上的一些短文，讀起來常像散文詩一樣，這種結合是新穎的，且出乎尋常。在進行理解這位作家，這也是重要的一部份。

自然，愛倫堡作品的特質一向就是清楚明白的，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早幾年。但是只有當這次大戰中，愛倫堡的作品才達到了完美的極度。愛倫堡已使他底作品與世界進步力量現在所進行的反對世界反動的黑暗勢力的偉大鬭爭之間建立了不可分的聯繫，特別是與蘇聯二萬萬人民已經進行的並繼續到最後勝利的偉大的英雄的鬭爭之間建立了不可分的聯繫。

愛倫堡最近三、四年所寫的一切作品，在其意義上，直接的效果上，以及歷史的重要性上是遠勝於他過去所寫的一些東西，這無須多說。而且，把愛倫堡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數年間的作品，與在我們時代的他底作品加以比較，這位作者所成就的，政治和藝術上的重大進步是頗為顯著的。他底發展的基本根由我們必然能在蘇維埃國家最近的二十年到二十五年間所成就的重大的全面進步中找到。

愛倫堡底那支諷刺的筆目前是爲兩種情感所引動，即非常的憎恨與偉大的愛。非常的憎恨便是對於一切反動勢力結合的今天的德國納粹主義；偉大的愛便是對於那些在每一個國家中進行反希特勒匪幫暴行鬭爭的進步力量；然而這種鬭爭沒有比在愛倫堡的祖國中這樣激烈的了。這我願引證愛倫堡最近在莫斯科出版的『戰爭』一書中的文句加以說明，這本書是他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的論文集。

『我們戰鬭着』，愛倫堡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寫道：『不是反對全人類，而是反對看起來像人，而實際上毫無人性的機械人，我們強烈的憎恨他們，因爲他們表面看起來像人，因爲他們能用手撫摸一匹馬，或一條狗，因爲他們還要在自己的日記簿中做自我分析，尤其是因爲他們假裝人，假裝有教養的。』他繼續寫道：

『一個人如何能與一羣匪徒談論理想呢？他們的理想是一塊豬油，一個帶着血肉撕下的耳環，一件從殺害的孩子身上剝下的短外衣。他們沒有文化遺產，他們一直就僅僅懂得一種專用於毀滅人民的技能。他們就一直僅僅懂得那旁門左道，各種各樣的刑具，以及瘟疫年代的黑暗。他們的靈魂已經變僵硬了嗎？那是扯謊，他們就沒有靈魂。他們是單細胞的廢物，微菌，用自動槍械與擲彈筒裝備的無人性

的畜牲之類。」

愛倫堡讀着一個死了的德國學生的日記，這個學生爲德國在蘇聯所製造的恐怖罪惡找種種哲學的解釋，愛倫堡叫道：

『一個人會被這些科學蠻人底精神墮落所驚駭，爲證明他們暴行的無罪，他們需要哲學的引證。他們站在絞首架的暗影中，還要做精神分析。這簡直要使人用兩顆子彈射穿一個弗里茨哲學家：一顆是爲了他們折磨一個蘇聯孩子，而另外一顆是因爲他在伯拉圖的名義下殺死這個孩子。』

像這樣的文句，能够不盡地引證出來，但這無十分必要。愛倫堡對希特勒匪幫，德國的情感是再清楚沒有了。而且他對於歐洲那爲數不少的希特勒底走狗們的情感也完全是同樣清楚的，例如這裏便是論到貝當與賴伐爾的一些文句：

愛倫堡寫道：『大仲馬有一次說到一個七十歲的風騷女人：「他決不會成爲羅馬尼亞貴婦人或一個馬賽騙子的情婦，清白有它的莊護物——年紀。」但是貝當已經證明了：一個人在他九十歲的年紀還能做一個婦孺，爲世間的財富所引誘，一隻腳插在墳墓裏，在死前一點鐘還出賣他底靈魂……』

這是關於賴伐爾的：

『自從法國看到有絞首架一百五十年已經過去了。但我總想比埃爾·賴伐爾會被這種特殊的榮譽所歡迎，爲了他的原故，某些漸漸被忘的事情將會記起。槍斃他都將是困難的。他看起來甚至不像是名奸細。他就是賴伐爾，是我們這世紀的猶大。但白楊得在和平中生長。賴伐爾不是一個傻子，他決不願意把自己吊起。他將被從最後的德國床下拉出來，那最後一枚德國普分尼（德國小銅幣名）——』

譯者）也要從他那裏拿走，然後，他由巴黎人用一條雪白的領帶（賴伐爾常扎白領帶）像繩套一樣纏在他的脖子上，在路燈柱子上把他吊死。

「巴黎的孩子們唱着：『賴伐爾吊在路燈柱子上！』就是把他吊起來，他當然也不會發亮，但整個法國和歐洲將會因為吊起他更光明一些。」

這種非常的憎恨並非輕易就生於愛倫堡，而且那不是為憎恨而憎恨。這種憎恨生於愛倫堡，正如它生於全體蘇聯人民，是經過了無限苦難的。

他寫道：「我們已為這種憎恨付出了代價，許多城市，許多地方，以及千百萬人的生命……我們明白：我們決不能與法西斯蒂們分居在這個地球上。我們明白：毫無和解或談判的餘地；我們明白這是生死問題……我們對希特勒匪幫的憎恨生於愛，愛我們祖國，我們同胞，以及愛人類，其中存在着我們憎恨的力量，其中存在着憎恨之公正合理。」

這種非常的憎恨在愛倫堡的心胸中，是與那種偉大的愛佔有同等分量的。而首先，是對他底祖國對蘇維埃國家的偉大的愛。

「你看見過繁茂直立的大樹嗎？」一九四二年八月愛倫堡在德寇瘋狂地猛攻斯大林格勒時寫道，「牠原是一棵極小的樹，現在老了。比你還老。牠的中心為圓輪所環繞，每一圓是一年，而牠的年輪是數不清的。這棵大樹就是我們俄羅斯。她的歷史是分散的各個部落開始，是以第一次的軍事功績和最早的建設草樣開始，她已變成一個巨大的力量，在和平時期中，每一個人有他底森林，他底槍，他底驢子，他底犁和他底書。當偉大的苦難時刻已到來，它不再成為個人命運的問題，而是蘇聯命運的

問題。」

在那些殘酷的日子中，愛倫堡關於他的祖國寫道：『這次戰爭是爲了光輝的蘇聯文化，爲了普式庚底詩，爲了烏克蘭的歌，爲了我們底典籍寶卷，爲了我們底博物館以及爲了我們的學校進行的。森林與草舍的俄羅斯曾費了多少世紀的力氣才創造了花崗岩的列寧格勒！唯有偉大的人民方能產生出一個萊昂·托爾斯泰。唯有偉大的人民才能在十月二十五日那天（這個日子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俄國革命。原註）開始一個新紀元。』

當這個摯愛着的祖國被嚴重威嚇着的時候，當德國隊伍遠遠的深入頓河草原，和高加索山麓的時候，愛倫堡寫出生動不朽的語言，這些語言深深打動了在前綫每一個戰士的心靈：

『南綫的戰士，站穩，你將把德國人打回去！』愛倫堡在一九四二年寫道，『站穩，死神就會從你面前退走！告訴你的同志：『站穩！』告訴你的朋友：『我們決不動搖！』回答你的祖國：『我站在自己的崗位上！』殺死德國人！在頓河右岸殺死的德國人就不會過到左岸來，淹死在頓河裏的德國人就不會向庫班進攻了。無論怎樣，無論何地你要能殺！站穩去殺！殺了再站穩！』

發表在那些苦難的日子裏的另外一篇文章『時機已到！』中，愛倫堡對紅軍說道：

『戰士，不僅你的伙伴跟你一起參加戰鬥，和你前進的是全體紅軍，全體人民。和你前進的是那些倒下的英雄，是那些去年夏天阻擋敵人前進的，去年冬天打退敵人的紅軍戰士。和你一齊進入戰鬥的是那二十八名警衛戰士，和你前進的是那個纖弱的少女丹孃，以及勇敢的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和你前進的是那偉大的死者。你絕沒有辱沒他們，和你前進的是那些創造俄羅斯的祖先，和你前進的是。』

打退不可戰勝的拿破崙的一八一二年。和你前進的是你的孩子們，你的母親，以及你的妻子。他們爲你祝福，你將爲你的母親獲得太平的晚年，爲你的妻子獲得團聚的快樂，爲你的孩子們獲得幸福。戰士，和你前進的是蘇聯全體，她就在你身旁，你聽到她的飛速的腳步。當你在進攻時，她用鼓舞的話振奮你的精神；假如你要倒下去，她支持你；假如你得勝歸來，她擁抱你。」

在那些嚴重的日子裏，這些話的意義，應給以高度的估計。這些話鼓舞了無數的鬥爭，去忍受苦痛，以及自我犧牲，而最重要的是鼓舞了戰士爲打敗敵人取得勝利去戰鬥。當斯大林元帥異常堅定與卓越地佈置了的偉大的日子最後到達斯大林格勒，這日子成爲戰爭的轉折點，愛倫堡寫道：

『每天夜晚，當無線電廣播「最後新聞」時，我們似乎聽到許多輕微的腳步聲。那是紅軍在前進。那是歷史在前進。戰士們一再高呼「前進」！我們國家以有她的紅軍而驕傲，她正計算那些勝利品，但戰士們沒有時間計算，戰士們正在進攻。』

愛倫堡是以全身心愛他的祖國，但這並沒有從他的眼界中遮去世界底其餘部份。相反的，愛倫堡寫道：

『正像每一種偉大的愛，愛國主義使一個人的眼界擴大，真正的愛國者愛全世界。』
愛倫堡是真心愛世界的，或者更準確的說，愛世界的進步力量。一九四四年新年發行的『紅星報』，那上面有愛倫堡『在門檻上』爲題目的大文章，在這篇文章中，這位作家特異的品質是異常顯著的。

『在古代的一個宗教劇中』，愛倫堡說，『惡魔們想在黎明前悶死那些雄雞。他們希望太陽不爲

那些雄雞的啼叫所喚醒，太陽就曾睡過去。德國人正在這種怪誕的迷信中尋找最後的光明的賣空者；在這種魔鬼中什麼是可怕的呢——是他們的殘酷，還是他們的愚蠢？他們能殺盡地上所有的雄雞，但這却一分鐘也不能攔住太陽的上升。我們終於度過了一九四三年，歐洲也同樣過來了。黎明以前的時刻常常是最黑暗的。這些魔鬼得意的時候已經過去了。而現在呢？……現在天正破曉……在一九四三年歐洲從她底臨終之床上起來。她起來不是爲了赴宴會，也不是爲了去鬭爭。」

爲更加生動地描寫那被征服的法蘭西的重生，那南斯拉夫的英雄的鬭爭，挪威與希臘的游擊隊活動，和在丹麥的那些德寇佔領者底被刺殺，愛倫堡寫道：

『歐洲爲什麼找到了他的道路？爲什麼在深夜的極暗處，那雖不可見但必然到來的黎明露出光亮？什麼使雄雞高叫？什麼使詩人歌唱？誰鼓舞了那些游擊隊？我們無須自誇，也無須虛偽的說：那是蘇聯，是她的犧牲，她的流血，和她的勝利。一九四三年開始於斯大林格勒，而收尾於委特布斯克與別吉車夫的攻擊戰。我願意把從烏拉迪卡甫卡斯到黑爾松，從弗隆涅茲到科羅斯坦的距離，留給那些軍事評論家去衡量。我要講到一些別的事情。從死到光榮，從光榮到死，這之間有數百公里，但這之間也可以只有一步。蘇聯在一九四三年就過了這光榮的一步，並預定了戰爭的結果。』

愛倫堡如下地結束此文：

『一九四四年，我們尚不熟悉於那些形體面貌。但我能看見「勝利之年」已刻在花崗岩和大理石上了。那是我們的誓言，全人類的誓言。土地渴望穀粒，人心渴望快樂。在巴黎羅佛爾宮有一座特別美麗的彫像——賽莫斯瑞斯奈奇的勝利（賽莫斯瑞斯係希臘愛琴海小島，奈奇爲希臘神話中的勝利女

神——譯者）。牠的頭已被打掉，但勝利有一雙翅膀，牠飛翔而且飛翔得那麼美麗，致使那些到過豎立這座雕像的大廳中的觀眾都不願離開，而對此人類精神的創造長久地讚嘆。我們還不能看到勝利的面貌，但是當我們守候在新年的前夜，我們將爲偉大的面貌所震驚。你聽見那翅膀的飛翔之聲沒有？現在勝利不遠了……」

這些話幾乎是在盟軍進攻法蘭西西北部以前半年寫的，現在，當英美軍隊在法國作戰，而紅軍正配合他們予東歐敵人以加重打擊時，這些話就更有其特別意義。自然還有許多鬭爭，困難，犧牲和流血擺在我們面前，但我們仍舊可以重複愛倫堡的話：『現在勝利不遠了。』

而最後，當勝利冠在盟軍的旗幟上時，人民即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成果。他們將會注意到藝術家和政論家的愛倫堡在最危急之時，爲其祖國，爲全人類，曾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供獻了其全部力量，心靈，智力，以及才能去毀滅法西斯野獸，這種認識將是最好的報答，這是愛倫堡現在和將來所要求的。

（高陽譯自一九四四年八月號英文版『國際文學』）

吃人的生番，希特勒的臉譜

挪威和希臘的寡婦們爲什麼正號啕慟哭着呢？盧昂爲什麼被燒成一片焦土了，貝爾格萊德爲什麼毀滅了，鹿特丹爲什麼淪爲廢墟了呢？有一個阿道夫·希特勒，年青的時候，對於繪畫異常有興趣，

並且想做一個第二拉斐爾。但是他沒有這能力，他的工作被拋棄掉了。心裏氣憤得很：他叫了起來：『你個醜態，我還是要變成大名鼎鼎的人！』他已證明了他的話是不錯的：所有歐洲一切毀滅圖，都簽有他那遺臭萬年的名字。

爲了辯護他們對外國領土的掠奪，德國納粹特調製出一種『種族學說』。按照這種學說，日耳曼種族因爲頭顱骨的形狀特別，而貌又長得怪高貴的樣子，所以在人類中是出類拔粹的，正因爲這個原故，日耳曼人就理當統治全世界。

一個人就會這樣想，那麼希特勒本人就該是這種『高貴的日耳曼種族』的典型；我們在這裏請一位著名的德國人類學家瑪克斯·奧格爾格教授起立發言罷。在希特勒秉政以前，這位教授在慕尼黑法庭開庭時，曾以一位鑑定人的資格，出面發言。下面就是他所描述的希特勒的外貌：『前額生得很低，而且凹入，鼻子很難看，顴骨很高大，眼睛很小，面容不是像一個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人的樣子，而是像一個一受刺激就狂暴起來的傢伙的樣子。』

海登在他的著作裏說起希特勒初入社會時的一副樣子：

『他穿着一套縫得很合身的藍衣服來了，捧着一束大得太過火的玫瑰花，他親吻他的女房東的手的時候，就把它送給了她。人家介紹他的時候，他就現出活像在執行死刑的時候的一個檢查官的一副神氣。當他開始說話的時候，隔壁房間裏一個孩子醒了，而且開始哭起來了，那是被希特勒的聲音吵醒的，希特勒的聲音呱哩呱啦地嘈雜得很，老遠就聽見了。』

希特勒的聲音是使人難堪的：——那是一種嗓子啞的狂吠，那變成了一種尖銳的叫喊了，當他說話的

時候，他裝出一副怪樣子，而且到處蹦來蹦去，常常陷於神志昏迷的狀態，叫出語無倫次的話來，活像非洲的一個走江湖的術士。他在慕尼黑黑的烟霧騰騰的酒館裏，開始他那籠絡羣衆的演說。那些市民看有周圍的廢墟和通貨膨脹而越發激昂了，玩味着這位乞丐似的瘋子的叫喊。現在希特勒極力想打成一個人的樣子，在狂亂中企圖燃起庶民的熱情。但是他早年所表現的獨特的錯誤的精神狀態，使他的一切計劃都突然混亂了，而這位國家元首就開始叫嚷，像一個患歇斯的里病的婦人了。

希特勒的過去本是湮沒無聞的。他是一個奧大利事務員的兒子，做着令人懷疑的圖書明信片的買賣。最後，就成了一個奸細，出席工人集會，把『搗亂份子』報告給他的上司。去年夏天，這位從前的奸細，得意洋洋地進了被丟棄的巴黎，還在哀佛爾塔前照了一張像呢。

希特勒以德國重工業主人的保鏢的資格，開始他政治上的飛黃騰達的生涯。在埃森召開的實業大會席上，福格勒，基爾多夫，台森都異口同聲地承認他是一個『救世主』。希特勒需要錢而且要不少的錢，他對實業家們搖尾乞憐的說：『救救你們的救世主罷！』

對着工人們，希特勒就說：『我要毀滅財閥寡頭政治。』而他對財閥們說話的時候，就又是一番不同的話了：『讓我們把我們的勢力範圍劃分開來——經濟將留給你們管，而我自己就把政治担負起來罷。』這個斯塔哈佛賴思的工頭，百萬富翁福格勒的走狗，變成了主人的台柱子了。希特勒担保福格勒一定有大錢好賺——就要發生真正的大戰啦！而對着德國人民，希特勒就發出大言壯語說：『和平是人的滅亡，只有經過戰爭，人才會繁榮昌盛起來。』

希特勒把德國所發展的輝煌的技術，把勤勉而有組織的人民，都引導到盜匪的路上來了。他極力

誘惑德國青年，使他們跟其餘的世界斷絕來往，不准他們享受人類的一切文化，迫使他們懷抱『德國必須擁有全世界』之顛狂。他使誇大狂成爲一種全國普及的強迫的病。他用威脅、欺騙和奸詐的種種手段，打破許多鄰國的抵抗。希特勒本人始終還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人，他研究星相圖解，但是八千萬德國人，以及被德國納粹奴役的他國領土上的一萬萬人，却都被踐踏在他的鐵蹄底下啦。

希特勒是一個可鄙的小丑。他在岩石間替自家建築了一個宮室，他是一個吃素的人。是的，這個吃人的人，已經毀滅了不下五百萬人的生命啦，聽見一條牛或一隻羊的痛苦的聲音，却受不住！

他是一個殘忍到異常的人。他說過：『在我們能够產生秩序以前，必須把人從各處路燈桿上吊起來。』他崇拜虐待人民。各處紛紛向他報告關於一切新的死刑和新的慘殺的消息，而這些消息會使他的那對小眼睛閃閃發光。

他是一個剛愎的迷信的人，一個妖怪，一九三七年到慕尼黑參觀『德國繪畫展覽會』的人，便都有眼福目擊到那種舉世少見的情景，這位德國國家元首，竟把他不中意的圖畫，通通親手撕得粉碎了。

他已把歐洲淪爲廢墟，而曾經夢想做一個營造師的也是他。奉了他的命令納粹航空員毀滅成百成千的著名的建築學上的紀念碑。希特勒曾經說過：『我將毀滅全世界。』

他厭惡全世界所有各族人民。他積習難除，沾染很深，一心只想幹迫害和毀滅的勾當。他曾對他的夥伴勞什尼格說：『如果沒有猶太人，也一定要把他們捏造出來——只有獸性才能使人比較近於活動。』他在著作裏講到法國人的地方說：『他們都是黑奴。他們理應被人壓制。』希特勒正對捷克人

報仇，他的繼母原來就是一個捷克人。他說過：『他們是斯拉夫豬羶』，他特別恨俄國人。這個沾沾自喜的癡子，曾經喊利翁·托爾斯泰叫『雜種』。

希特勒也瞧不起德國人民。他對特拉瑟說：『我國的工人，除了麵包和馬戲以外，什麼也不需要——他們沒有思想。』他的確給德國人看了不少的馬戲。他們看見了焚書的烈火，他們看見了德國越過越貧困而野蠻。他們看見了千千萬萬的士兵們的寡婦。他們看見了柏林的中央大街——翁特頓——林頓——的廢墟，那是倫敦狂炸的應得的報應啊。關於馬戲，希特勒的確是最慷慨的了。說起麵包，他却不給人民啦。他命令士兵們用砲火去搶麵包。他蹂躪了西歐和巴爾幹。麵包都被貪婪地吞光了。於是，他就把他的一批飢餓的流氓驅趕到東方來。

最近，跟希特勒談過話的一個瑞典新聞記者說：這個吃人的生番，已經消瘦了，脾氣却大得很，害着失眠症，他很暴躁地在他的官室裏踱來踱去。他意識到他的滅亡已近在目前了。無論服什麼安眠藥粉都一點也不見效。在萬籟具寂的深夜，他聽到被慘殺的人的聲音，他聽到了報仇的聲音。

往日，當他沿着德國各市鎮的街道策馬而過的時候，人民會投以鮮花；他崇拜相思草和三色堇，有一次，在一束相思草中間，忽然發現一塊看了使人陰鬱的墓碑：原來有些景慕的人早已就很明白地認定：花兒雖然動人，却實在不足以做傳達他的感情的工具。……現在，不准獻花了；『花兒過早啦。』柏林的人民，都在背地裏就這一件事說笑話；『他在夢想他的墓上能放着花圈呢……』

恐怕連塊石碑也不見得會有人去放在他的墓上罷！